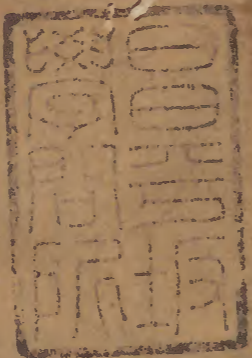


周書

傳十之十九

三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八	八	八	八
六	六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三	一	一	書
〇	六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1	
冊數	6 (3)		
函號	320	22	

共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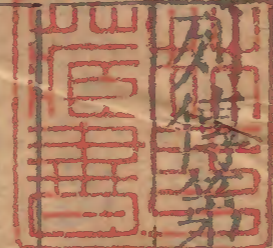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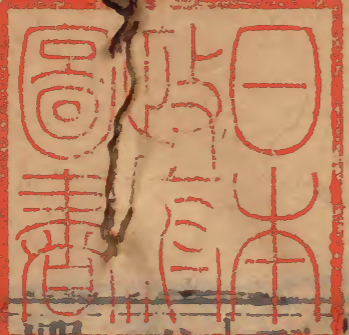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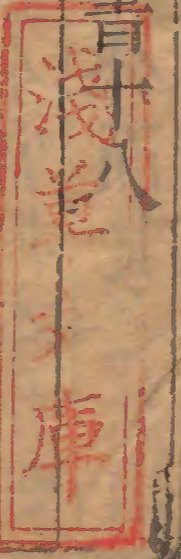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列傳第十

周書



王羆

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遂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羆曰

萬曆十六年刊

卷九十四

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

戰嘗不擐甲嘗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大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

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拔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極以是人有逃散唯羅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後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令加守備羅語使人曰老羅當道阻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此城是

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滑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

獲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羶食瓜侵膚稍厚羶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羶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

子康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羶卒孫

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即以為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為羶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

正光中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屬不侯醜奴宿勒
用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
隨軍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
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
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
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
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摠宿衛兵思政乃言
於帝曰帝歎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
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

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
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
若聞車馬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
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
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
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
以非相府之舊毋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
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擣蒲取
之物旣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

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
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
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
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
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
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
攬擣搗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
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轉驃騎將
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

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
數人時陷害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
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
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
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
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王
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
刺史仍鎮王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
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

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王壁也太祖命舉代已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

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為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



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
若無人者獄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
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獄衆不敢當
引軍亂退獄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
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攻之
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
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獄衆披靡
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獄兵堰
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

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
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
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
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
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
亡在於畧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
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
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
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

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

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上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子秉史臣曰王業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

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
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
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
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
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
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
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感城陷身
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列傳第十

周書十八

甲寅七月十六日
一見

列傳第十一

周書十九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春魏懷荒鎮將父長
洲城鎮將武少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

征關右引爲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
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
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
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孝武入關授
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齊神武與竇泰
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
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
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

與其候騎遇卽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
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追之武從三騎皆衣
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
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徃徃撻
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
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
鋒至穀城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
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却山時
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
退久之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
略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
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
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
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
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
精騎二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

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
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劔以北悉平明年
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
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
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
城三防齊將高荀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
悉虜其衆孝閔帝踐祚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
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
難以歸武成初轉太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

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
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
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
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
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
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
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
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
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

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
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
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
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
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
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
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
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
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

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日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

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恡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

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勲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負外散騎常侍大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大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大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

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為百姓所戀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眾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

周書列傳二十一
德初襲爵鄭國公出爲金州摠管十一州九防
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
摠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
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
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太宗伯震
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宜政中出爲原州摠管
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
薨於家震弟慧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爲
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
度初事爾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并陘武
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
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
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
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衛將軍閣內大
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大祖同里閭素相友
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大祖見之甚歡乃進爵
彭城郡公邑一千戶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

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戶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出爲荊州摠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孝閔帝踐祚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

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父長柔玄
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勲追贈
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
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永安中以別將隨爾
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
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
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
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
寧與李弼率眾歸太祖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勲

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
爵為侯增邑三百戶遷顯州刺史顯州大中正
尋拜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
五百戶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
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衛大將軍兼大都督
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拜北
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
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
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

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
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印山遷左衛將軍
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
羌帥徇乞鐵忽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眾討平
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
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寧與
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三年武興氏及
固查氏魏大王等相應反叛寧復討平之孝閔
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

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
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
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
東討寧輿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
贈太保同鄜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
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
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少歷
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摠管讚以寧勣建德

初賜爵華陽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思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屢逢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出爲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縣侯。三年。

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思率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爲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思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尋卒。官年四十八。

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
子通嗣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
父莫直干保定中以貴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
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
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
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
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
為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

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為統軍救之前後數十戰
軍中咸服其勇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
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奮擊輒破之
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荊為榮
所圍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
然兇徒寔繁圍久不解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
爾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榮於
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
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

征虜將軍封華融縣侯邑一千戶除郢州刺史
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
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衛將軍貴善騎射有
將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
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將堯雄趙
育是去寶率衆二萬攻潁貴自洛陽率步騎二
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
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

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
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覩成
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然謂進與賀
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說之堯雄等必
以爲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
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旣陷潁川便與任祥
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
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
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狐疑

唐書列傳十一
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
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北爲
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士衆用
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
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儀同
怡峯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
追及之會日暝結陳相持明日合戰俘斬甚多
祥軍旣敗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
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

發而中帝咲曰田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
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
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尙乞鐵
忽因梁企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種類數千家
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憑險置柵者
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
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
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

立碑以紀其績魏廢帝初出為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與西蓋等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先是興州氏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與其黨帛玉成寇食堂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祐亦聚眾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祐及遁勢威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

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著為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迴封一子遷大司空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天保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子善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

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太宗伯大象末進位
上柱國善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驍
勇絕倫有將帥才略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
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
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
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
定中位至上開府是云寶趙育既至初並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
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

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
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頽焉祖烈龍驤
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屬魏
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修禮遂死
之保定中以忠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
郡公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
絕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略年十八客遊泰山
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

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閣將軍顥敗爾朱度律召
為帳下統軍及爾朱光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
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黃縣
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澁戍平南陽並有功及齊
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
遷進爵為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
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
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
康洛兒元長生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

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
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
衛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
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為
大德主帥關外侯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關太祖
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
左挾其鬣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
擒于因以字之從擒竇秦破沙苑遷征西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

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
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
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印山
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爲北海郡君尋除
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
帥日柱清據險爲亂忠率兵討平之時侯景渡
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差城

降朝廷因之將經略漢泗乃授忠都督三荆二
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
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
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雖稱藩附而尚
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
二千營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梁司
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
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
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

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高同守
大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
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
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
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
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
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
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
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

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陷陳擒仲
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高以
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爲
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
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
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
隨陸土豪段珍寶夏疾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
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
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

城日曷而剋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
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
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
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
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竝加戮焉忠間
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
心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謹
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遇其走路梁人束刃
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

立蕭警爲梁王令忠鎮穰城以爲犄角之勢別
討河曲諸蠻皆克之孝閔帝踐祚入爲小宗伯
齊人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
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
馬一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
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
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
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
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

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中大夫保定二年

遷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

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爲後拒突厥木汗可汗控也頭可汗步雖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藥城七百餘里人畜無孑

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難之乃拜摠管涇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旣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

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
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
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
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忠亦罷
兵還鎮文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
疋穀二千斛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
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朔等十
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子堅
嗣弟整建德中開府陳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

於并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
弟惠大象末太宗伯竟陵縣公惠弟嵩以忠勲
賜爵興城郡公阜卒嵩弟達亦以忠勲爵周郡
公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勲追
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
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
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拜武

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
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
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
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州尋而復叛
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
踐祚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
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爲涇州總管諸
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

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
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淮追之明
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
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
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
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
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
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

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略感會風雲或効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感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雋小間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與邦斯近之矣

前卷同日一見

林房

列傳第十一

周書十九

列傳第十二

周書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字子仲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

萬曆十六年刊

司書刊傳二

鄧欽二百四十八

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不侯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

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

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勵，字醜，與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

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

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慙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慙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

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爵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誼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卽位進封揚國公拜大

司空大象末襄州摠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純伏者爲賀
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
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
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
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
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
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
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

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
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
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
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
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
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
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
增邑八百戶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
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

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大
祖與東魏戰於却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
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
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朞月頗
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
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
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元陽祥乃親巡境
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乃謂

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
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
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
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
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
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
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
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
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

致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摠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

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羣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

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
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
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
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
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
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臧重望乃文
乃武受朕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
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
政公貴早播威聲竒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

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揔穹
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
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關地千
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
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
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
覆宇漙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
吐渾廣定王鐘留王等戰破之同拔其洮陽洪
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

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大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大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内都督從儀同李諱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大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大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大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

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

綱爲中領軍摠宿衛綱兄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兎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兎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

邑萬戶除涇州摠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
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
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
爲陝州摠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
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
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
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
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
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

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
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
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
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
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摠管
起兵應伯父迴事在迴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
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隋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
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

貌瓌偉，嘗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

劉六

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恒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
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
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
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
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衛
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
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
尉中堅將軍旣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
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

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
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
興人皆徇已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
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卽
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後以功拜前將
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
及邛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
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
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勲勞累遷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
氏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
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
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戶如舊
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
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
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
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

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
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
許焉慶旣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
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
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
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
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浙湖澧
廣蒙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
慶卒次子稚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
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
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
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前卷同日見

林學名

列傳第十一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周書二十一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
遲部因而姓焉父侯堯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
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侯堯病且卒呼二
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
宜勉之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

士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庾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

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旣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萬俟呂陵始叱奴興秦連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

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劔閣紀安
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
鎮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
西紀益州刺史蕭撫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
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來侵遣譙淹回師爲撫
外援迥分遣元珍元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
撫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迥所破撫與紀子宜都
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
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

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爲大都督益漢等
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爲
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
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
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
必先薦奉然後致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
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
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其至
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

周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祚進
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
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卽
位以迥爲大前疑出爲相州摠管宣帝崩隋文
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
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鄭公韋孝寬
代之爲摠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
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
裒詣迥喻旨密與摠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

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
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
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
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
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
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
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
感激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
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

勤時為青州摠管亦從迥迥令管相衛黎毛洛
貝趙蕞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眾
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遠各
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
陳人以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
以韋孝寬為元帥惇率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沁
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
頴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

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
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
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
曰黃龍兵勤率眾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
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
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
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頴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
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
寬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

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
衆月餘皆斬之迺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
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孳爲長史餘
委任亦多用齊人達孳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
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迺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
武德中迺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
朝議以迺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勅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
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老闕踐祚治右

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
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
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
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
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
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關昂還具陳京師事勢
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
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
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

多從之。摠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基勸謙据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舉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劔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基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基虔密使詣

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勲，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基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基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涓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爲齊神武。

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
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
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
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
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
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宣
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洸洸懼於屠害遂斬使
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
濟州洸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亾叛似

赴成臯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
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
操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
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
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
交州摠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
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
爲腹心殺摠管長史侯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
等四十餘人所管邳隨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

周書卷之三
八
畧山醜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
並從之使其子冰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
州摠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
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
爲都督安趙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隋公初
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
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
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
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

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
相弃薄消難之赴邛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
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
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
獲免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
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
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
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

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夕傳三

九

列傳

前卷同日一見

林字古

周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周書二十二

周惠達

馮昌

揚寬

兄穆倫

柳慶

子璣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
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
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
之魏齊王蕭寶實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
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實還朝惠達隨入

萬曆十六年刊

周書傳卷二

三百十三首其

洛陽領軍元又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寅與又
言論又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
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為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
奴等構亂蕭寶寅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寅後
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
陽未還而寶寅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
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揚侃
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為故入獸口惠
達曰蕭王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

寅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
書舍人寶寅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
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
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寅送洛留惠
達為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為關中大
行臺以惠達為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
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
唯以憂國定亂為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
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

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
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
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
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
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
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府司馬便
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
為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巴西即令
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

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
昔人卿宜勦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
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
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効其尺
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
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
百戶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
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
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為安東將軍拜

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
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
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摠留臺事惠達前
後辭讓帝手詔荅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
之重深所寄懷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
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
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
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

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
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
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
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惠嗣隋開皇初以
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
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寅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
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恥
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深然之及寶寅爲大

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
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寅爲關西大行臺又
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寅征討
寶寅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寅敗後景還洛
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
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啓景爲行臺郎中賀
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
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
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騎

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
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
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
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軍華州大中
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
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於鎮贈侍中司
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寬少有大志每與
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

周書卷之五
五
焉及長顛解屬文允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
鈞出鎮恒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
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
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
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
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
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
逮捕魏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
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知器重時為大

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右公與參謀議寬
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
顥妹婿李和軌謂顥曰揚寬義士也國夫猶不
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疆之以行亦恐不為人
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
尹丞行洛陽令邢果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
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
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
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况

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彊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
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
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
寬與爾朱能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
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
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揚寬非輕於去就者也
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
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
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卽給牛三十

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
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
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顯兵
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
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
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
答曰僕兄旣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
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
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

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
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
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大府卿華州大中正
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
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
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
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荅曰太宰見愛以
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
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

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羣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
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而尋禮
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啓復寬官爵留爲大
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
千人據夏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
中尉恭儁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
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
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併

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
勇廣增宿衛以寬為閣內大都督專摠禁旅從
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勲進爵華山郡
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
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
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
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
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略漢川而梁宜豐

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
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
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
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
除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為尚書左僕射將
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
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
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
衛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

萬曆十六年刊

三百三十一童卷

經籍寬性通敏有器識頗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摠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路五州刺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

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貞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

原書列傳
十
驃騎將軍大宛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
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
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
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
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
間故世仕江表祖緝守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
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

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
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
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
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
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卽誦之無所遺漏時僧
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
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
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皆須有荅汝等
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

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
恒典僧書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
是卽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
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
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
奪此從彼今四叔薨皆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
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肉終喪旣葬
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魏孝武
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

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
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
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旣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
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疆國也宇
丈諱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
仗宇丈諱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
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
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
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

周書列傳十四
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
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
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
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
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
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
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
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
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

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匈橫
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
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
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
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威虐之狀言畢
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有賈人
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
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人所
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

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詔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

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

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為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

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

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寃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史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刺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眾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曰日手刃寶於長

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為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廊綬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正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冢中衛

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
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
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
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
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
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
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
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
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

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詳敏
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
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
史揚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
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
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
行於世慶三兄鶩蚘檜蚘檜並自有傳鶩好學
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帶韋字
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

儀善占對韓賢素爲洛州刺史召爲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爲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即降附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時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宣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

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揔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

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

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一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奸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

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

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千
戶陳王純出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摠
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
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寅揚寬荷恩於晉泰
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
興亡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
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莅官從政著
清白之美竝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措紳望
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
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列傳第十四

周書二十二

周曆十六年刊

周書列傳十四

卷之六

四六

前卷同日午後一頁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

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

列傳第十五

周書三十三

蘇綽

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大祖餞于東都
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
讓因薦綽大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大
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
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

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

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與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秦檜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大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疆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

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
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
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
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
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
自治治亂興亾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
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
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
難未平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

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
徃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
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
者貴能弱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
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中遷於善邪僞之心
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
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
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
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

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
風易俗遠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
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
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
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
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
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天衣食所以足者
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
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

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

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者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

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

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

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

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

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
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
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
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
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
釣百里美之飯牛寧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
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玉朝登霸
園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
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
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
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
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
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
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
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
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
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
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

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負其數不少昔民啟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負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

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

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
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
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
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
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
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
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
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
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

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
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
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
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
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
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
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
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
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

壽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
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
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
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
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
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
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
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
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

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
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
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
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
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
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疆而徵貧弱不縱
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
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絰紡績起於有漸

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緡鄉先事織紙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

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疆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緡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諱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

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
 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
 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
 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
 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
 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
 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
 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

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
 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
 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
 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又上帝
 降鑒獻聖植元后以又之惟時元后弗克獨又
 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
 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
 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
 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迺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
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成守厥職嗟夫后弗艱
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歎嗚呼艱哉凡爾
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
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
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
揆譽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
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芻施於九
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

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
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大職
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
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
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
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
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
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
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

萬曆十六年刊
司書刊
三百三

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
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爭奪
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
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
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
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
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
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
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

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
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
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
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
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
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
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悖德允元惟厥難是務
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
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

不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
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諱洎庶僚百辟拜手
稽首曰曷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
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
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逃致於雍庸錫降
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
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
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明我羣
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

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
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
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
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
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
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
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
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
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

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垂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

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

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

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疆濟特爲大祖所知十四年置党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

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
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
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
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
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暮所
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
勞虛已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
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

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
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
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
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合綽之力也名冠當
時慶流後嗣宜哉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隋書十六年刊

周書列傳十五

卷九十八

甲寅七月十九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
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
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
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
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
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
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

著作大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
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
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
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
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
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
軌度性強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
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
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薨

配食大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
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
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
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今錄辯所
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地官府領司徒等
衆春官府領宗伯夏官府領司馬秋官府領司空
職冬官府領司空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
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
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負班品隨意

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

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右正

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

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

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刺史京

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

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

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

萬曆十六年刊

司書勅傳十六

三百五

可

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府

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

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貞外常侍統軍驃

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

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

命五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

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

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

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

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

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

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萬曆十六年刊

司書司

四

卷三百八十三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
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
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負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
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
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
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
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
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
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百
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強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
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
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負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

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

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

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

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摠管刺史則加

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摠管刺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

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

列傳第十六卷

周書二十四

萬曆十六年

周書卷二十六

六

前卷同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十七

周書二十五

李賢

弟遠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雷魏末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為台牧卿其勉之九歲

唐書列傳一
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口
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
強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
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
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
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
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
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
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

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
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偽爲醜奴使給道洛
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
州公宜速往道洛守信之是日便發旣出而天
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
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于之力也賢又率
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
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
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

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

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邳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

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
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
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
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
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
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
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
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
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

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
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
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搃一陣併力擊
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搃萃於我其勢不分衆
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
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
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
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
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

唐書及傳十七
四
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

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大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

周書卷之十一
三
頒賜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
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羣蠻反開
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
邀截擊蠻帥文于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
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
賢總監諸軍略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
安州并築甑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
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

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
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
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
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
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
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
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
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竝豫宴賜

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
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耍
中殿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絲五百段銀錢一萬
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
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爲儀
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
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
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
以西道空虛慮羗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

摠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摠
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
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
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摠管府以鎮
遏之遂廢河州摠管改授賢洮州摠管七防諸
軍事洮州刺史屬羗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
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
走羗復引吐谷津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
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

塞俄廢洮州摠管遷於河州置摠管府復以賢
爲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
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
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
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
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
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
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

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
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
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
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
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
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
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珠侵逼原
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

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竝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効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

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旣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

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
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
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
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
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
千戶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
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
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
事耳卿若迷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

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
孤信東略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
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
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
畏避權勢若不在已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
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
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
脩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

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
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
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
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
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
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
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
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

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
進遂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
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
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
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為間
謀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
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
於叢蒲中以為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
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

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齋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

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羣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

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竝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

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旣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效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

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諸叔謙叔讓亦死餘竝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勳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

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謚曰懷植及諸弟竝加贈謚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竒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勳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

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為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為海州刺史

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為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

萬曆十六年刊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即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
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
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而功
未善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
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
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
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尊連暉椒聊
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

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
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
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
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
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
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
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旣
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
禍植之由也李遠旣關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

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前卷同日一見

林

七

列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六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登

兄子兗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為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貢外散

萬曆十六年刊

司書

一

一

二百七十七

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
爲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
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
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
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
爲西夏州刺史摠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
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
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

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
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屬莫
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
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
羣下吾昔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
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
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
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
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

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譽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

儉乃著帚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

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
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
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干謹摠戎衆伐江陵平
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
江陵田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
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
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
荊州摠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
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

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摠管
薨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
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鄧公荆民儀同趙超等
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
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
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
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
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

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雅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雅管記王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

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谷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武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

武爰創七音符林鐘作黃鐘以為正調之首詔
 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授小
 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
 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為調首
 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
 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
 廢八之典且黃鐘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
 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
 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

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
 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瑗之見而奇之遂以
 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
 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
 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
 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
 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荅者

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履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摠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息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

異饌留之止

兕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勲累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

方始備焉。又樂有錡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錡于也。」眾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太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

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
傳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
陳帝失帝不納譚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
哀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
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
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
十卷

前卷同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九

周書二十七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赫連達字朔周成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厓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嶽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嶽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為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

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

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
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
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
忠節同雪讎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
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
祖弗許魏老武入關褒叙勲義以達首迎元帥
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
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
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

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
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勲望兼
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
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
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
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
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
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
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

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竝同違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緇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

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嶽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竝破之膂力絕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威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封石縣伯邑五

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大統由是以果爲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襲竇泰於潼關大統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以珠金帶一罽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竝有

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北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大統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懷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

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迴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迴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為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為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

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為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无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无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

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
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
似有不目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
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
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
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
而斬之并其黨竝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仰視
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
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

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長
鄉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
尋持節負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
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
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
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
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
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叫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
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

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
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
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
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
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
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
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我
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
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

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
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
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
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
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
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
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
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

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即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

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奉官獲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

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威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迴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婚摠管代王達以其功

臣子弟密奏貫之後為邳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為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

萬曆十六年刊
司馬消傳
權三百字

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為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為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頗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

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怕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勳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勳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嶽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大祖統嶽之衆見威竒

萬曆十六年刊 周書列傳卷九 十一 權 三百二十六

之引爲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
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
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
苑竝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
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
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
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賜姓普毛氏出爲鄆州刺史威時望旣重朝廷
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
鎮頗得民和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
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武
帥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
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
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
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竝平之六年從齊王憲
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

少傳出為寧州摠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復為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太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爾朱天光引為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

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嶽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嶽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陰真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

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
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蠻賊
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
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
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
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
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
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

朱元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
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
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
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
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
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
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
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
竝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

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竝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

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相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摠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紀南令副摠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

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
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爲摠管襄鄧昌豐唐蔡六
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少有名譽
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
錄弘勳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
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
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嶽討
平万俟醜奴蕭寶寅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

于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
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
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戶
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
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
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
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頰川援侯景別攻閭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十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爲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

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

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
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
真陳悅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爲假節衛
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
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
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
賀拔嶽又引爲心膂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
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
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

屠各詔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
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
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
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勲授潁州
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邛山授帥都督
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
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

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
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
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
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
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
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
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郿
州刺史臺性踈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
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
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蹠馳射弋
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
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竝顯達測性沈密少
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
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
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
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
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為公太祖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軍國政事多
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
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
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
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為寇者
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
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
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汾晉

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
讎矣時論稱之方於年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
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吾知其
無貳志何為問我骨肉生此具錮乃命斬之仍
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
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
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
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
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

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大衽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

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為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水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

府主簿二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
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
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
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
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閣尋轉尚書直
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
關高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
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
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

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
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
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
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虜竇氏歡
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
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
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
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
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

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
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
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寶氏懷諫而
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
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熙之兵邀其走路使
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
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
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
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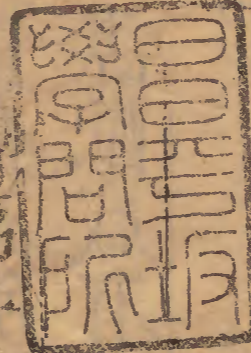
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
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
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
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
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
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
性多竒譎好讀兵書旣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
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

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
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
史謚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
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旬月
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
請奮若夫數將者竝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
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
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
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李政績
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申寅七月廿六日夕二見

林氏



第十九

周書二十七

